



古城的传说

呼和浩特市群众艺术馆编

古城的传说

呼和浩特市群众艺术馆编



青 城 的 传 说

呼和浩特群众艺术馆 编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附属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字数：130千 插页：2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80册

ISBN7-204-00526-0/I·83 每册：2.00元

前 言

《青城的传说》这一故事集的搜集整理工作是由呼和浩特市群众艺术馆调研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集成完成的。

《青城的传说》的搜集工作早在一九八六年就开始进行了。在馆长明锐和调研部主任徐步伟同志的主持下，调研部的苏日娜，程青山、史慧斌、侯羿等同志曾多次赴市郊区、土左旗、托县及市内三区、地志办、宗教协会，深入基层，多次采访民间艺人，共收集稿件二百余件，达四十多万字。

在文化局领导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关怀下，调研部同志集中时间对稿件进行筛选和整理，无论是稿件的文字，还是思想内容都进行了严格把关。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五易其稿，整理出七十二篇，计十一万九千多字的《青城的传说》，愿她能成为广大读者的朋友。

目 录

金花和银花·····	(1)
缸房村的传说·····	(4)
刘大人私访河口镇·····	(6)
耗子迎亲·····	(12)
一根头发，掌柜被革·····	(15)
玉泉水涌兆解放·····	(17)
种田能手“二浆糊”传闻·····	(19)
三两村的传说·····	(22)
巧闺女·····	(25)
美岱涌丰渠龙口的“哭声”·····	(31)
“王哥哥鸟”的故事·····	(34)
婆婆的大红柜·····	(40)
河神庙的和尚·····	(43)
金凤凰的故事·····	(44)
中元节河灯圣会的由来·····	(48)
黄凤王·····	(51)
石羊和“石羊桥”·····	(53)
“二月二·龙抬头”的传说·····	(55)
昭君的故事两则·····	(59)
满水井的传说·····	(62)

神马和马童	(65)
喇嘛洞的传说	(69)
大青山的传说	(75)
“查玛”的来历	(83)
石匠营的传说	(92)
不见黄合心不死	(99)
白塔金鸡的传说	(106)
“龙含蛋”的故事	(109)
万家沟的传说	(111)
康熙皇帝与“到口酥”	(113)
昭君的传说	(118)
麻糊涂	(121)
君子渡	(124)
三娘子舍身救百姓	(127)
三句半的故事	(131)
牛桥、石羊桥、玉泉井的传说	(135)
扶困济贫的什拉门更	(138)
郭老道的故事	(142)
石人的传说	(147)
石人做媒	(149)
秦始皇走马修边墙	(151)
活奶母和三龙王	(153)
活佛爷	(156)
填龙眼	(158)
探龙眼	(159)
鲁班出世	(161)

绥远有个钟鼓楼·····	(162)
六郎箭·····	(163)
惠娘娘·····	(164)
金猪·····	(166)
套白狼·····	(168)
哈素海的传说·····	(170)
察素齐狮子山·····	(174)
《昭君坟的传说》二则·····	(177)
白鹿姑娘·····	(185)
军鬼抗日·····	(192)
喇嘛洞的金雀与银雀·····	(194)
玉竹·····	(197)
古雁村的传说·····	(202)
甜草苗·····	(205)
哈素海的琴声·····	(207)
此老山奶奶庙的传说·····	(212)
诗书易 外春秋·····	(215)
关老爷的赤兔马·····	(217)
裁缝接官·····	(219)
愣女婿吃请·····	(221)
月明楼——康熙的传说·····	(223)
糊涂道尹和长工王六·····	(226)
走马观花·····	(230)
金銮殿山·····	(232)
义仓狐仙·····	(234)
寇五子花钱·····	(237)

金花和银花

冯官正 搜集整理

从前，有一个老财主，生下两个女儿，取名金花、银花。金花、银花长大成人，都非常出众，看上去姐俩长的就象一个人似的。可是，两个人的脾性、好恶却完全不同。金花象妈妈，贪图安逸，嫌贫爱富；银花象爸爸，诚实、勤快。由于两个人好恶相反，在选择女婿的时候，金花图豪华富贵，嫁给了一个花花公子；银花则图人诚手勤，嫁给了一个勤劳的庄稼人。

老财主五十大寿之际，两个女儿女婿都赶来贺寿。金花为摆阔气，全身绫罗绸缎，满头珍珠玛瑙；花花公子，手摇绸扇，一派盛气凌人的样子。银花的风华月貌已随着岁月磨去了，完全是一付村姑的作派；丈夫性情实在，夫唱妇随，却是很和谐的一对。虽然他俩在贺寿的人中间不卑不亢，但在许多人眼里，仍免不了受到轻蔑，尤其是老夫人，看着银花夫妇怎么也不顺眼。晚上睡觉，也是两样对待。金花夫妇睡上房，盖丝被；银花夫妇睡下屋，盖布衾。夜里，冷风嗖嗖，金花夫妇的卧室暖暖融融，再加之丝被内絮的是驼绒，两人睡姿婷婷。老夫人见了，对人夸赞道：“天生富贵骨，你们看，多象一对银人。”的确，用“银人”比喻金花夫妇的睡姿，太相似了。银花夫妇身居陋室，又是盖着絮棉薄被，被冷风一吹，下意识地蹒曲成一团。老夫人见了，

狠狠地骂道：“天生贱骨！象两只死狗！”狗不死也曲，更何况死后呢！

一晃十年，老财主六十大寿。这十年间，那位花花公子的父母下世，一份家业落在他手，夫妻挥霍无度，坐吃山空，沦为 一户破落人家。银花夫妇靠勤劳、节俭，光景虽不似王室富豪，在方圆几十里内，也称得起首富。此番贺寿，今非昔比。在老夫人眼里，立即翻了个儿。晚上睡觉，银花夫妇居上房，金花夫妇住下屋，银花夫妇盖丝被，金花夫妇盖布衾。银花夫妇因昔日贫穷，睡觉已养成蹇曲的习惯，老夫人见了夸赞道：“看看，天生富贵骨，睡下也象两锭金元宝。”用元宝形容他们的睡态，实在形似。金花夫妇也习惯了直挺挺的睡觉，老夫人见了骂道：“天生下贱骨，象两具尸体！”人死哪有不挺直之理？也比喻得恰到好处。



花花公子感慨万端，临别在墙头留诗一首。

诗曰：

昔日豪门今日贫，
银人霎间成死人，
语复同自一人口，
可恨人间势利君！

缸房村的传说

冯官正 搜集整理

早年间，土默川上有个没名儿的小小的自然村，村里有一个小小的酒作坊。作坊主人心地善良，凡来他家沽酒的，有钱没钱都可以沽，而且从不讨帐。这一年来了位叫化子，主人可怜他，就留他住下来。这叫化子的脾性也怪，每天不仅要求与主人同食，而且天天要主人供他十斤酒饮。作坊的伙计见他每天大吃二喝却懒得动手干活，都十分讨厌他，背地里常常在主人面前编排他的不是，想让主人撵走他。此时正值“三九”天气，北风呼啸，滴水成冰，主人担心叫化子离开后死于冻饿中，所以，伙计们的话他不理会，每天照旧供那叫化子海吃海喝。

主人的慷慨好施，叫化子非但不领情，反而得寸进尺，越来越不象话了。主人的院中有一口“圣水”井，是专供酿酒用的。平时连做饭洗脸等用水，伙计们都得到别处去挑，造酒的人对井水的爱护可以说是到了崇拜的地步。叫化子有洁癖，每天吃饱喝足后临睡前总要沐浴，而且还非得用井水沐浴不可，这可激起了伙计们的公愤。但更为可气的是，叫化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了让人不能容忍的事情，他常常把污水偷偷地倒进井里，叫化子的可恶行为被作坊伙计们发现后，他们联合起来向主人控告他。主人起初怎么也不信，但伙计们说得有板有眼，他只好亲自出马查个水落石出。

主人和叫化子同住一屋，这天晚上，主人合衣躺下佯装入睡，叫化子见状悄悄起身出门，主人扒在门缝偷看，月色如水，院内景物历历在目。只见那叫化子拎着盛满污水及残羹剩饭的木桶径直向井台走去，“哗啦”一声，桶中的污水杂物统统倒入井内……

被主人视之为圣水的井被污染了，他再也不能庇护叫化子了。第二天，主人拿出自己的一套新棉衣，好言相劝道：“你去吧，我这里实在没法留你了，但愿你今后不要再做可恶的事！”叫化子二话没说，穿上新衣离去了。

主人和伙计们都认倒霉，将原来那口井用石板封了，又雇人新打了一口井供酿酒。冬去春来，不觉那叫化子离去三个月了。这些日子，伙计们都奇异地感觉到，院里时常散发出阵阵不同于他们酿造的酒的香气。

第一场春雨，正好是那叫化子离去百日之时。这一天，那浓郁的酒香味满村皆是，醉人欲倒。人们惊诧地发现，满街道流淌的全是酒，追溯源头，原来是从那口被叫化子污染过的井里溢出来的……

人们明白了，那叫化子原来是位酒仙，由于作坊主人的好心感动了他，所以他献出自己的馈赠。消息传开后，四乡的人们都涌集到作坊沽酒，作坊主人分文不取，尽量满足人们的要求。但好景不长，那口井流了没多时，就再也不肯溢酒了。据说是那酒仙被突然赶走的缘故。但是，人们总也不会忘记满村的街道上曾流过酒这件事，就称这小小自然村为缸房，后来，这个村名一直被沿袭下来。

刘大人私访河口镇

杨利民 搜集整理

清朝乾隆年间，绥远省发生了一起私自砍伐乌拉山森林树木的案件。原来在清代时，大兴安岭、乌拉山等原始森林就法定为国有，不准任何人私自砍伐。故而乌拉山树木被伐，绥远地方官普喜上奏折弹劾绥远将军保德私伐国有树木，中饱私囊。这道奏折一上，成了清朝官场一起十分棘手的案件。说它“棘手”，倒不是因为此案的案情有多么曲折离奇，而是由于被弹劾的当事人绥远将军保德，乃是当今乾隆皇帝的妻舅、皇后的同胞弟弟之故。因此，吏部大臣对这一案件都皱眉摇头，装聋作哑不敢沾边。生怕这个棘手的案子摊派到自己头上。若秉公审理，严办犯官保德，必然会得罪皇亲国戚，甚至激怒皇后娘娘；若袒护保德，又怕乾隆帝怪罪徇私枉法，办事不力。总之，稍有照顾不到之处，便会于红顶前程不利。轻则丢官，重则判罪。情势如此，难怪无人敢接手这个案件。就在吏部诸位大老爷互相推诿之际，却有一人挺身而出，御前自荐要审理此案。这人就是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刘统勋。刘统勋在御前请旨的同时，向乾隆皇帝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无论是皇亲国戚，一旦查证，与民同罪。恳请皇上不要袒护。

二、奉旨查办此案，请授与生杀大权，钦赐尚方宝剑。

乾隆皇帝也是一朝开明君主。见刘统勋如此刚直，便满口应允了他所提出的条件。刘统勋也确实不愧是位干才。请旨辞朝后，他一不带执杖随从，二不准张贴告示，鸣锣开道。只带小童一人，扮作商贾模样。主仆二人悄然离京而去。出了京城便直奔乌拉山进行实地勘察。他将伐树面积、被伐的数量、品种以及去向查了个一清二楚后，又不动声色地离开了乌拉山。

“河口”古镇，位于托克托城南的三公里处，因黑河之水由此注入黄河而得名。又因这河口镇南临黄河，北接省署，自古以来是塞北口外货物集散转运的水旱码头。故而镇子虽然不大，却十分繁华热闹。沿街酒楼旅店、商行买卖比比皆是。讲到河口镇的买卖商行，近来最为得意的要数后街“亨荣木材店”的胖掌柜了。不知交了什么好运，胖掌柜突然受到了绥远将军保德的青睐。以低价卖给他一大批从乌拉山伐来的上等木料。现在，胖掌柜的木料场上，各种木材堆积如山，只等从水路运往西安等地便可发一笔大财。想到财星高照，时来运转，胖掌柜不由哼起了山西梆子，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

一天，胖掌柜正在噼哩叭啦算帐，小伙计进来回话：“掌柜的，从口里来了一位木材商，想买一批圆木，要见您面谈。”胖掌柜一听，心中暗喜：“刚刚低价收进了木材，就有买主找上门来，这真是财神爷要叫你发财，想不发都不行啊。”他心里想着，口中忙说：“快请，快请。”没多大功夫，从门外一先一后进来老少俩个人。老的穿着讲究，一派富商风度。年少的一身随从装束，紧跟在身后。只见富商进门便抱拳当胸，冲着胖掌柜恭贺发财。一阵寒暄之后，小伙

计献上茶来，富商微微地啜了两口，便主动地谈起了来意。富商自称是口里的巨商，姓刘。近来因揽得一桩园林建筑生意，获利颇巨。但园林的主人却限定只能用口外乌拉山所产的上等木料。所以他只好来口外寻购。如有合意的，愿以高价买进。胖掌柜听到“高价”二字，不由得心中一动。忙接口问道：“不知您出什么价码买进？”富商答道：“只要符合我所讲的条件，愿以比其他地方木材高两倍的价格买进。”听了这话，胖掌柜暗自想道：“我从保将军处买来乌拉山木料，本待运往外地销售。如果能与这个富商成交，获利倍增不说，还可省下不少车船运费。这种从天上掉下来的美事，我又何乐而不为呢。”胖掌柜不愧是个地道的奸商。心里盘算已定，脸上却不露声色，不紧不慢地说道：“小店正有一批乌拉山的木料待价而沽。成与不成，兄台不妨先到我的木料场看看货再说。”说罢，便起身邀请富商去看木料。

到了木料场，那姓刘的富商围着如山的木料垛子又量又丈地看了个够，又问清楚了各种木料的数量，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木料确实是上等的，只是不知道是否产于乌拉山的？你我乃生意人，以信义当先，还望掌柜的实言相告才是。”胖掌柜见问，慌忙压低了声音答道：“这点您尽管放心好了。实不相瞒，这些木料是绥远将军保德大人从乌拉山伐来，前不久才卖给小店的。这还能有假吗！”姓刘的富商听了胖掌柜的话，开怀地一阵大笑。接着便十分爽快地说：

“既是这样，这些木料我是要定了！”胖掌柜一见买卖成交，喜出望外，恭恭敬敬地把口里巨商请回了店中，又从饭庄要了一桌酒菜，敬酒布菜十分殷勤。姓刘的商人也不客气，布菜就吃，敬酒便喝，酒席宴上谈笑风生，十分快乐。

不一会儿，酒足饭饱。客人又“书”兴大发，提出要为木店题字。主人也很会凑趣，立即吩咐小伙计准备文房四宝，研墨铺纸侍候客人书写。一切准备齐全，只见口里客人挽长袖，提大笔，饱蘸浓墨，挥毫疾书。刷刷刷……笔走龙蛇写下“亨荣木店”四个大字。书写完毕，掷笔于地，坐在一旁竟是一言不发。胖掌柜凑过去一看，只见前三个大字写得道劲雄浑，颇见功力，不禁脱口赞道：“好字、好字……。”及至看到最后一个“店”字时，又微微地摇头说道：“看不出老兄竟还是一位书法名家，这字写得实在是太好了，只是……只是这‘店’字下半边的这个‘口’字，是不是写得太大了一些？”

只见客人微微笑道：“这个大‘口’‘店’字如果是放在别的店里，倒还真有点儿比例失当，不成格局。但若是放在贵‘店’则是再合适不过了。”

“难道这‘口’字里边，还有什么道理吗？”

“自然是有道理的了。掌柜的请想，贵店如果不是胃口太大，怎么能如此胆大包天，一口吞下这么多的国有木材呢！”

胖掌柜一听口气不大对劲儿，再抬头一看，此时的“口里巨商”已无一丝一毫商贾气息，只见他双目寒光似电地盯着自己，一付凛凛威严的气势。店掌柜不由得张口结舌地问道：“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口里巨商”却不回答他的问话，伸手从怀中取出了一方大印，往前一递，胖掌柜探头一看……原来眼前的口里巨商竟是当朝赫赫有名的军机大臣刘统勋刘大人。这一来，可把个胖掌柜吓得头顶走了三魂，脚底跑了七魄。浑身筛糠般地乱

抖，由不住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不住声地叩头求饶：“小人该死……刘大人开恩吧……。”

“要想活命不难，快把保德私自砍伐乌拉山国有树木，如何销赃的罪行通通供认出来！”

“是是是……小人愿招……。”此时的胖掌柜再也顾不得保德将军了。一口气把保德私自砍伐乌拉山国有树木，中饱私囊，如何售卖销赃的全部过程一点不剩地供认出来。

赃证俱获，案情大白。直到此时，刘统勋才舒心地噓出了一口长气。这一夜，刘大人睡得十分安稳……。

绥远城里的将军府，今天热闹得象过节一样。府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大厅内灯火辉煌，大红“寿”字高悬大厅正中。身为皇亲国戚又是封疆大吏的保德庆寿，自然是非同一般的了。正当保德将军要接受地方军政官员和当地豪绅名流们的祝寿之际，府门外高声传呼：“大学士刘统勋大人驾到——！”

可笑这保德，已经到了大祸临头之际，竟然对刘统勋神出鬼没地私访办案没有一点儿察觉，还以为刘统勋是专程为他拜寿来的。听到了传呼，他急忙起身迎了出去，手挽手地把刘统勋迎进了大厅，满面带笑地说道：“刘大人千里迢迢地赶来为我祝寿，实在是不敢当呀……。”

刘统勋微微一笑道：“刘某此来，一为将军拜寿，二是奉旨办案……。”说到这里，他把脸一沉，高声传令：“来人，把犯官保德拿下！”

保德一听刘统勋说“奉旨办案”，已知东窗事发，但他依仗着乾隆皇帝的恩宠和绥远将军的权势，根本就没有把刘统勋放在眼里，反倒指挥着将军府的侍卫要抓刘统勋。如